

前言

記得小時候，每逢到外公和外婆家，兩位老人家除了想出「身體健康」、「學業進步」等吉祥話，並往自己手中送上一封封利是錢外，就是一套套用半透明油紙包着的郵票。小時候不明白，以為這些郵票是外公外婆的個人嗜好收藏，到長大後才知道，郵票是外公外婆一生的事業，更養活了他們的六位子女。外公外婆在1950年代創立了「利安郵票社」（Lee On Stamp Service），經營郵票買賣數十年。那個年代，只要有頭腦和市場觸覺，經營小生意已可以養活一家了。當時香港普羅市民的娛樂方式不多，既沒有電視機，看電影更是奢侈的享受，那時出版的報刊亦是黑白印刷為主。如果要在自己身處的現實環境外，以彩色的圖像去認識、想像平時無法接觸的外面世界，則只有依靠色彩繽紛的郵票。因此，當時的小孩子和成年人，不但將集郵活動當作有益的「興趣」（interest），更是熱情投入的「嗜好」（hobby）。

由於郵票不單是用作繳付郵資的用品，更是當時香港人欣賞、收藏、把玩的商品（commodity），所以「利安郵票社」和當時其他郵票社一樣，不愁郵票以及郵票相關物品如郵票冊、放大鏡等的銷路。當時香港人不只收藏本地發行的郵票，其他英聯邦國家以至世界各地的郵票，由於較少機會獲得，因此亦成為集郵者的心頭好。由於對香港和世界各地郵票的需求甚殷，海外的華僑網絡遂成為郵票社的寶貴資產。19世紀中，不少華人前赴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當苦力或做工，他們在工作中賺取的金錢，通過香港寄回家鄉，是為「僑匯」；一百年後的20世紀中，這批華僑已在海外落地生根兩三代，而他們寄回香港或中國內地親戚的，不只是一封封傳情寄意的家書，更是一枚枚來自五湖四海的郵票。外公外婆便是通過這樣的渠道，收集來自世界各地的郵票。

那年代不只是「穿膠花」的年代，更是「浸郵票」的年代。包括我母親在內的六兄弟姊妹，協助外公外婆在家中進行收集郵票後的工序——首先將信封上的郵票剪下來，將它們放在裝有食水的膠盤內，讓信封和郵票之間的膠水或唾液化開，然後將郵票放在木板上風乾；最後，按郵票的分類，將郵票放在自製的半透明油紙小袋子內，交由外公外婆寫上價錢，放在郵票社內出售。這年代還不是「顧客至上」的年代，而是「老闆至上」；到「利安郵票社」觀賞郵品的集郵者，只能「眼看手勿動」，不是購買郵品而手動者，不免受到外公的叱責。然而，集郵者仍樂此不疲地惠顧郵票社，致使外公外婆先後在北角和筲箕灣開設分店，這在當時的「郵票界」是司空見慣的事。今天，能經營一間郵票社而屹立不倒，誠非易事。

外公外婆在1989年退休，結束郵票社。雖然他們沒有經歷稍後集郵界的熱潮，但亦毋須經歷其後熱潮退卻的落寞。1997年回歸前夕，在學術研究上，有「香港學」的出現；在郵票收藏上，亦有「香港熱」的興起。一時之間，不論是收藏炒賣的專家，還是一般對郵票缺乏認識的市民，對香港發行的郵票趨之若鶩，爭相搶購。因此，香港郵政亦加密發行新的紀念和特別郵票，以饗市場的需求。單單在1990年至1997年回歸前為止，香港郵政已發行43套紀念和特別郵票，近乎相等於1980年代的數目，而這還未包括小全張、小型張的發行。在當時熾熱的集郵風潮中，在1997年7月1日發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的紀念郵票，幾乎是香港市民人手一套，這自然令香港郵政、坊間的郵票社和收藏者，賺得盤滿鉢滿。然而，「花無百日紅」，回歸之後，歷年對郵票的購買力，因回歸前的搶購風潮而消耗殆盡。郵票社的生意大不如前，加上後來香港經濟不景，致使不少郵票社倒閉。到今天，香港的郵票社主要集中在旺角砵蘭街的「好旺角購物中心」和尖沙嘴一帶等，而新郵票在香港發行時，亦少有以往市民在郵政局外輪候購買的情景。

話說回來，郵票究竟有甚麼吸引人的地方呢？郵票和其他收藏品一樣，講求品相，收藏者要注意細節、懂得細節，才能欣賞和評價藏品，或追求藏品價格之上升而獲利，或公諸同好講述藏品的特別之處，不一而足。郵票的細節在哪裏呢？在其形狀、用紙、齒孔、顏色、印刷、文字和圖案之上。

香港郵票主要是正方形和長方形，以及呈縱形或橫形而已，只有少數呈梯形、三角形或圓形等；

用紙方面，主要是粉紙、雙層紙和銅皮紙等，而且多數國家發行的郵票都有水印，以作為一個國家的象徵。收藏者需要細緻尋找印刷所出錯的水印，如將紙張倒轉印刷的「倒水印」、將紙張反轉印刷的「反水印」，以及「倒反水印」等；

至於齒孔，是在1847年由英國人雅加（Henry Archer）所發明，原意在於一版印刷的多枚郵票，可以容易地用手分割出來使用，但不同齒孔卻成為收藏者之至愛。齒孔分為圓齒孔、點線孔、弧式齒孔、鋸式齒、蛇式齒等多種。物以罕為貴，英國黑便士郵票現在價格昂貴的原因，在於它是沒有齒孔的。由於郵票印刷所只注重將齒孔打在郵票之邊界上，所以有時無意中使用不同型號的打孔機，致使同一款郵票可以有不同類型的齒孔，成為「變體」，是集郵者喜歡收藏的種類。有一些情況，齒孔錯誤地穿在郵票的本體上，形成「錯體」郵票。由於獨一無二的關係，這些郵票的拍賣價可以十分高昂；

顏色方面，郵政局決定使用郵票的顏色後，需要印出許多不同顏色的試印品。這些試印品如意外流入收藏者手中，則升價十倍。此外，由於先後調墨印刷的關係，不同次序印刷的郵票，會有由淺入深或由深入淺的輕微顏色變化，成為集郵發燒友研究郵票印刷時間的證據；

印刷方面，更是專門的學問。現時郵票印刷可分為四色柯式印刷、六色柯式印刷、微網點印刷、燙金印刷、凹版印刷等多種。郵票經過印刷後，為了方便使用者貼在信封上，會在郵票背面塗印膠水。由於這層背膠在不同的年代有好幾種不同的樣式，所以亦成為集郵者的研究對象；

文字方面，世界各國的文字出現在郵票上，集郵者以至專家，也未必能夠認識郵票上所標示的所有文字，但這恰恰是集郵有趣地方之所在。香港近期發行的郵票，不少都有中英對照的文字，可說是世界郵票中較為容易了解內容的種類。此外，香港可說是世界上首個地方，在原本的郵票上加蓋文字：在1891年1月22日，香港發行「開埠五十周年紀念」郵票，但只在前此發行的維多利亞女皇通用郵票上，加蓋「1841 Hong Kong JUBILEE 1891」的字樣，限售五萬枚。由於這是世界首枚加蓋郵票，世界各地的集郵者蜂擁而至，大量人群在郵政局外搶購，結果造成兩位葡萄牙人被擠死、一位荷蘭水兵被擊斃的慘劇；

郵票的圖案方面，更是千變萬化。圖案的錯體或冒偽，更考驗集郵者對歷史的認識。例如1935年5月6日發行的「喬治五世登基銀禧紀念」郵票，有人發現少量的五仙郵票中的溫莎宮頂上的旗杆，多出一條直線，猶如兩枝旗杆上飄起同一面旗幟一樣，稱之為「孖旗杆」，是十分珍貴的品種。

現在，「集郵」一詞已由正面健康的興趣，變成負面批評——意指男性或女性胡亂處理男女關係，並以曾經擁有眾多性伴侶為榮，猶如集郵簿內藏有各國郵票一樣；「集郵」衍生到網絡上，則指在社交網站、網上聊天室等，胡亂加入異性的通訊欄以及取得對方的電話號碼。在現今差不多人人都有智能手機的年代，即興、聲色俱全的影視遊戲娛樂唾手可得，現今的世代

是否仍有這種講求研究學問的紙本「集郵」興趣以及嗜好存在呢？近年來，香港集體回憶的意識逐漸興起，香港市民對文化保育表達前所未有的關注，舊物件收藏的熱潮亦逐漸增加，當中的原因是甚麼呢？或許在這個網絡盛行的虛擬世代，能夠拿上手觸摸到的舊物件，當中的情懷，能為今天香港人尋回少有的實在感吧。若真是如此，收藏郵票這一興趣，即使在電郵逐漸取代書信的年代，應該還會再次興起的。

英國歷史學者栢克（Peter Burke）曾指出，傳統歷史學者忽略了「圖像」（Images）可作為嚴謹的歷史材料來進行研究，而只是單單將之視作進行歷史撰述中，僅具輔助性質的插圖（illustrations）。實際上，如果我們同意歷史撰寫者是通過手上的史料去「想像」（imagine）歷史全貌的話，那麼，「圖像」則讓我們可以更形象化地去「想像」歷史。我們可以面對面去檢視「圖像」的細緻內容，正是讓我們能夠面對面接觸歷史的有效方法。「圖像」之所以重要，源於「圖像」的製造者正是當中所反映的史事的親歷者（eyewitness）。當然，或許我們可以批評「圖像」製造者在創作或繪畫「圖像」時存在選擇性，然而正是這種選擇性，使我們可以通過製造者有意或無意間在「圖像」中所略去的內容，了解當時人們對周遭環境觀察的視角，從而理解他們的價值取向。栢克的說法並沒有誇大「圖像」的功能，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其有名的著作《維梅爾的帽子》（*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正是通過七幅包括荷蘭畫家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在內的畫作，辯證荷蘭與當時全球貿易的關係，可說是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頗經典的做法。本書正是選取香港郵政歷來發行郵票中的「圖像」，去說明香港開埠前至今天，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歷史變遷。

本書有幸得以完成，首先得力於外公外婆的全力支持。他們得知我撰寫本書的計劃，立刻將整箱收藏已久的郵票珍品，慷慨送贈，並多次表達放心之意，實在銘感。本書收編的郵票，部分是已曾使用、蓋有郵戳的藏品，它們都是來自外公外婆以及各方友好的藏品，當中的品相雖非十全十美，但其中的情義，正好為是書增添一層難得的歷史感。中華書局的李占領先生和黎耀強先生，一如既往支持本人的出版計劃，令寫作過程倍添樂趣，實在感謝。尤其感謝本書編輯梁卓倫先生，全力協助補足本書缺少的郵票圖片，並訂正相關的錯誤。當然，文責仍應由作者一力承擔。謹以此書獻給喜歡香港郵票和歷史的朋友！



目錄

前言

第一章：從英國殖民地到中國特別行政區

香港只有英皇頭	2
香港殖民地成立一百周年	6
抗戰勝利，香港重光	9
邱吉爾與香港	11
「事頭婆」—— 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	13
香港市花、港英政府徽章、英皇室徽章	18
香港節	21
香港與英聯邦	23
香港舊地圖	25
香港皇家義勇軍	28
香港皇家警察	31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34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	37
中港聯繫	40

第二章：香港起飛——大型基建與經濟發展

與世界通話——海底電纜網建成	46
香港衛星地面接收站啟用	48
紅磡海底隧道通車	50
新郵政總局落成	53

香港交通工具.....	55
香港地下鐵路通車.....	66
香港工業發展.....	69
香港公共屋邨.....	72
維多利亞港今昔	76
為香港未來建設	78
香港中華總商會	83
香港供水歷史.....	86
香港與珠三角經濟發展	89

第三章：香港社會、文化、教育發展

香港大學.....	94
香港中文大學.....	97
香港醫療服務.....	99
香港藝術節	102
香港公園.....	105
香港在奧運	108
娛樂大家.....	111
香港文康設施——博物館與圖書館	116
迪士尼樂園	119
傳統行業及工藝	122
長洲太平清醮.....	126
大坑舞火龍	130
兒童街頭玩意.....	132

第四章：救急扶危——香港慈善與公益

免飢餓運動	138
東華三院.....	140
保良局.....	143
香港紅十字會	145
香港童軍	148
香港賽馬會	151
香港公益金	153
基督宗教在香港	155
黃大仙祠	158

第五章：香港歷史痕跡

新界郊區傳統建築.....	162
香港市區歷史建築.....	166
十九世紀香港歷史面貌	172
二十世紀香港勝迹.....	174

參考書目	177
------------	-----

第一章：從英國殖民地到中國特別行政區

香港只有英皇頭



圖 1.1a



圖 1.1b



圖 1.1c



圖 1.1f

1841年1月26日，英軍在港島水坑口登陸，侵佔香港；一年後，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遭割讓給英國，自此展開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統治。自1862年香港發行首套郵票起，直至1997年回歸祖國，香港的通用郵票設計，都順理成章地以英國君主的圖像為主。

香港自行發行郵票，與時任港督羅便臣爵士（Sir Hercules Robinson）的爭取有關。隨着派駐香港的洋人日多，來往書信或包裹數量大增，郵務日益繁重。1860年，港督羅便臣去函英國，要求付運英國郵票過來，唯當局回覆英屬各地皆自行發售郵票，於是，香港自行發行郵票成為大勢所趨。

香港首套郵票在1862年12月8日發行，由蘇比（Jean Ferdinand Joubert）設計，一套七張，分別是面額兩仙、八仙、十二仙、十八仙、廿四仙、四十八仙和九十六仙。「仙」這一貨幣單位，取其英文「cents」的發音，但當時音譯為「先時」，並印在郵票上。這一套七張郵票，其設計樣式仿效英國郵票，以維多利亞女皇的側面肖像為題，僅以不同顏色作識別（圖1.1a，為後來的新增面額）。這種以石雕模樣呈現英國君主頭像的方式，一直沿用在本地不同年代的通用郵票上，直至1997年發行過渡期的通用郵票為止。

1903年發行的英皇愛德華七世頭像郵票，由英國De La Rue & Co. Ltd. 設計，一套15張，分別是面額一仙（圖1.1b）、兩仙、四仙、五仙、八仙、一角、一角兩仙、兩角、三角、五角、一元、兩元、三元、五元和十元，此時將「先時」改稱為「先」；郵票式樣與之前未有太大分別。英皇愛德華七世是維多利亞女皇的長子，他在女皇逝世後繼承皇位。

1910年，英皇喬治五世即位，以其為圖像的郵票在1912年發行，一套16張，分別是面額一仙、兩仙（圖1.1c）、四仙、六仙、八仙、一角、一角兩仙、兩角、兩角五仙、三角、五角、一元、兩元、三元、五元和十元。這套郵票與英皇愛德華七世的設計極為相似，較明顯的分別在於兩位英皇的面貌：英皇喬治五世頭髮較濃密，以及下巴蓄有鬍子，因此集郵人士愛稱之為「鬍鬚佬」。

至1935年5月6日，英皇喬治五世登基銀禧紀念，香港發行新一套郵票，打破了上述設計單調的狀況，儘管仍要放上英皇的側面肖像，但加進風景圖案已屬設計上一大突破。此套郵票由費樂里（H. Fleury）設計，採用雕刻凹版的印刷方法，一改以往沿用的凸版印刷，全套四張，分別是面額三仙（圖1.1d）、五仙、一角和兩角。郵票的背景是溫莎城堡（Windsor Castle），由英皇威廉一世（William I）在1070年所興建，是英皇室主要的行政官邸之一。而與溫莎城堡同名的「溫莎皇朝」，正是由喬治五世在1917年所成立，至今傳至伊利沙伯二世，為該朝第四代君主。當時港府亦有舉辦英皇登基銀禧紀念活動，更早於一年前已組織各商會組成「慶祝英皇登基銀禧紀念大會



圖1.1d



圖1.1e

籌備會」。5月6日當天，既有遊行慶祝隊伍，亦有遊藝活動，城門水塘也被命名為「城門銀禧水塘」，以作紀念。

1937年5月12日，香港發行喬治六世加冕紀念郵票，由鍾惠霖（William E. Jones）設計，一套三張，分別是面額四仙（圖1.1e）、一角五仙和兩角伍仙。這套郵票除了喬治六世外，還包括其妻子王后伊利沙伯（Queen Elizabeth），事緣1936年1月，喬治五世駕崩後，喬治六世的兄長繼位為愛德華八世。但愛德華八世「不愛江山愛美人」，為了迎娶美國寡婦辛普森（Wallis Simpson）而放棄皇位。為了重建英國皇室的形象，喬治六世需要得到作為蘇格蘭貴族的妻子之支持。郵票包含二人的圖像，正好反映當中的原因。更為特別的是，郵票採用了兩人的正面肖像，可說是設計上又一突破。（值得一提是，鍾惠霖此後也設計了多套極具歷史意義的郵票，其故事見之後章節。）



19世紀末 皇后大道鐘樓附近街景，滿掛英國旗

1938年發行的英皇喬治六世通用郵票，雖然仍由英國De La Rue & Co. Ltd.設計，但加進了一些新意。此套郵票一套13張，分別是面額一仙、兩仙（圖1.1f）、四仙、伍仙、一角、一角五仙、兩角五仙、三角、五角、一元、兩元、五元和十元。以往「先」的單位，分別改為「分」和「角」作表達，例如以往的「貳先」（two cents）和「十先」（ten cents），分別改為「貳分」和「壹角」。而上方左右兩角，亦改為皇冠圖案；頭像的面向亦由過往向左望，改為向右望。■

英國皇朝

殖民地時代，香港共經歷了五個英國皇朝：

1. 女皇維多利亞
2. 英皇愛德華七世
3. 英皇喬治五世
4. 英皇喬治六世
5. 女皇伊利沙伯二世

香港殖民地成立一百周年



圖1.2a



圖1.2b



圖1.2c



圖1.2d



圖1.2f



圖1.2e

1941年1月，香港「開埠」百周年。百年以來，香港由一條荒僻村落演變成東南亞的重要商貿港口。殖民地政府和香港人，是以怎樣的角度去看待香港「開埠」一百年這件事？同年2月26日，香港郵政發行「香港開埠百年紀念」郵票。

這套郵票再度由鍾惠霖（William E. Jones）設計，一套六張，分別是面額兩仙的「中環閣麟街街景」（圖1.2a）、四仙的「皇后號郵輪與中國民船」（圖1.2b）、五仙的「香港大學」（圖1.2c）、一角五仙的「海港」（圖1.2d）、兩角五仙的「中環匯豐大廈」（圖1.2e）和一元的「中國飛剪船和水上飛機」（圖1.2f）。

上述郵票中的圖像富有不同含意，但背後都在表達一個意思：香港能發展至當天的成就，一方面有賴殖民地政府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倚仗華洋雙方的合作。上述意思可在當時署理港督岳桐（E.F. Norton）的一次演說中見端倪。1941年1月20日，港督羅富國（Sir Geoffry Northcote）仍在休假中，未有返港，署理港督岳桐主持「低調」進行的香港開埠一百周年慶祝活動。岳桐通過電台發表演說，指出香港百年成功的原因，在於英人和華人的衷誠合作：「我認為香港今日的偉大，很大程度上源於兩個偉大國家[中國和英國]人民的高興合作。他們都憎恨戰爭（雖然他們都準備好如果必須一戰，他們會堅持去戰鬥），以及都擁有作為商人的本能，共同擁有相同的特質，使他們在此進行貿易取得信心和成功。」何東爵士亦強調雙方人民合作成為香港成功的關鍵：「英國人抱持進取心、遠見和主動性，華人則擁有勤奮、耐心和具適應性的特質，這些都建成今日的香港。」

事實上，1941年正值二次世界大戰，各國烽煙四起，局勢持續緊張，戰火也隨時蔓延至香港，所以，強調華洋雙方團結一致，以抗外敵，在當時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套郵票中的圖像，亦一再表達華洋合作的意思。

二仙郵票中的「閣麟街」（Cochrane Street），正是中環的中心地段，華洋雜處，很多商貿活動都在當中進行。至於四仙、一角五仙和一元的郵票內容，都與香港海港和航運有關，正顯示英國選擇香港作為殖民地，與看中其地理位置優越，能發展成重要的商港有關；郵票中將中西元素放在一起，反映香港成為重要的商貿海港，端賴雙方合作。四仙的郵票中，左面是當時世界最大的郵輪「伊利沙伯皇后號」（RMS Queen Elizabeth），此船在1940年3月於倫敦下水，在戰前其實並沒有訪港，但與左面的「中國民船」（junk）放在一起，恰好成為強烈的對比。

「中國民船」在整個十九世紀一直穩佔香港和中國的航運市場。以往有意見認為，英國在1840至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擊敗清廷，在於其軍事和航海科技較中國進步。實際上，當時英國跟中國一樣，都是使用風力推動的帆船，只是船底以鐵製造而已。英國商船於19世紀大部分時間，都在使用風力推動的「中國飛剪船」（China Clipper）（見一元郵票），來進行鴉片和茶葉貿易，至19世紀80年代，才開始大量使用蒸氣船（steamships）。由於「中國民船」對香港航運貿易的重要性，所以香港政府沒有對「中國民船」實行嚴格的註冊制度，以免它們逃離香港。至今，「中國民船」的形象，仍然是外國人眼中香港商業繁榮的象徵。

至於「伊利沙伯皇后號」，下水後曾避過德國潛艇的狙擊，秘密抵達紐約。同年11月，「皇后號」增聘船員，準備參與英國戰時的支援工作。鍾惠霖將「皇后號」放在維多利亞港，加上一元郵票中的水上飛機，恰好連繫到英國隨時增援，以準備抵禦日本入侵的緊張氣氛。值得一提是，隨着郵輪業的衰退，該輪在1970年售予香港航運商人董浩雲，並計劃將之改造成「海上學府」，但不幸在1972年的改建工程中發生火警而焚毀。

至於五仙和兩角五仙的郵票圖像，則分別為1911年興建的香港大學主樓，以及建於1936年的第三代匯豐銀行大廈。前者當時是香港唯一一所大學，而且是殖民地政府大力推動的成果，後者則是香港以至中國內地影響最大的英資銀行，正好讓華人記住這些年來，英國對香港教育和金融方面的貢獻。 ■

抗戰勝利，香港重光



圖1.3a



圖1.3b

這是一套香港萬眾期待的郵票，從設計到發行，有着曲折的故事。1941年12月，日軍攻佔香港，不足一個月，香港淪陷。此前設計「香港開埠百年紀念」郵票的工務局高級繪圖師鍾惠霖（William E. Jones），與大部分香港英籍官員一樣，被日軍囚禁在赤柱的集中營內。集中營的環境惡劣，英籍官員和軍人一有機會便逃離集中營，前往中國從事抗日工作。至於鍾惠霖，他沒有逃離集中營，而是一直渴望着香港重光。1943年，同被羈押的郵政司榮鍾士（E. I. Wynne-Jones）想到待香港解放後發行紀念郵票的計劃，遂冒着生命危險，繪畫了「勝利和平紀念」郵票的草稿，後由鍾惠霖完善其草圖，並向營友相借顏色粉筆，為郵票圖案填上顏色。

香港重光後，榮鍾士在1945年年底帶同上述郵票的設計初稿返回英國，並送交英國殖民地部考慮。鑑於當時英國政府計劃出版慶祝殖民地勝利和平的文集，所以殖民地部又將這設計送交英國國會審議。然而，由於郵票的設計含有特別的中國特色，因此在英皇喬治六世的特別批准下，最終這套郵票並非在全個英帝國發行，而只特別地在香港發行。

這套郵票共有兩張，分別是面額三角（圖1.3a）和一元（圖1.3b），在1946年8月29日發行，離日軍在1945年8月30日投降，剛好差不多是一周年。

原來草稿上的年份是「1941」和「1944」，但兩人提出1944年和平勝利的願望未有實現，最終換上1945年。郵票左右兩面的文字，在草稿上本來是「鳳鳥再生，漢英大和」，但「大和」二字容易令人聯想日本的「大和民族」，所以在發行時改為「鳳鳥復興，漢英昇平」。而榮鍾士的草稿，後來成為愛好集郵的英皇室之珍藏，則是後話。

為甚麼是「漢英昇平」而不是「英漢昇平」？這是由於英國能夠重佔香港，有賴美國的默許，以及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的妥協（詳見〈邱吉爾與香港〉一節），加上香港大部分居民皆為華人，他們的支持至關重要。權衡下「漢」就放在「英」前了。

郵票中其他圖案的含意也值得一提。郵票正中是喬治六世的頭像，郵票下方是燃燒的火焰，除了上述「1941」和「1945」的年份外，還有以紅色字寫有拉丁文「Resurgo」，意指「復活」。在經歷1941年至1945年這「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後，香港猶如「不死鳥」般，在日本佔領下浴火重生。「不死鳥」左右兩旁有代表英皇室的獅子，手持分別寫有「香」、「港」的盾牌，顯示香港重歸英國的管治。另外，喬治六世頭像旁的左右兩面，有容易為人所忽略的兩隻蝙蝠。蝙蝠在中國有幸運和長生的寓意，這是希望香港重光後，有長遠而良好的發展，繁榮穩定。 ■

邱吉爾與香港



圖 1.4

邱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在1940至1945年以及1951至1955年間，先後兩次出任英國首相。在其擔任第一次首相期間，邱吉爾帶領英國成功抵抗納粹德國的入侵，最終贏得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被視為二十世紀英國最偉大的人物之一。1966年1月24日，邱吉爾逝世一周年，香港發行這套「紀念邱吉爾」的郵票，以對這一代歷史巨人致意。

此套郵票由杜敏思（Jennifer Toombs）所設計，一套四張，分別是面額一角（圖1.4）、五角、一元三角和兩元。四個面額的郵票圖案相同，郵票左面是邱吉爾擔任首相時的留影；中間是英國倫敦的地標——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 Cathedral），配以垂下的英國國旗，以及兩束照射半空偵察敵機的光柱，以示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雖然處於劣勢，仍然堅持抵抗納粹德國的入侵；右面則是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的頭像。

雖然邱吉爾是英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雄，但他與香港歷史有甚麼關係呢？1942年10月，英美兩國發表聲明，準備與中國政府立即談判放棄在華治外法權的條約，以表示視中國為對等的盟友。英國國會於是討論是否將香

港歸還中國，但國會的外務次官回覆：「香港是英國領土。」而邱吉爾其後更發表演說稱：「我們的意思是再堅持下去。我當國王的首席大臣並不是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11月13日，中國政府向英方提出歸還新界的要求，並得到美國的支持。30日，在邱吉爾的主持下，英國內閣會議決定回覆中方，指新界問題不屬於《中英新約》的討論範圍，即拒絕歸還新界予中國。其後於1943年1月1日簽訂的《中英新約》，並沒有處理香港的主權問題。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邱吉爾對於戰後英國重佔香港，有十分倔強的堅持。邱吉爾便曾對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說：「中國要收回香港除非跨過我的屍體。」後來，原本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1945年逝世，杜魯門（Henry Truman）接任總統，後者非常關注戰後歐洲對抗蘇聯擴張的形勢，因而默許其在歐洲的重要夥伴英國，重佔香港；另一方面，蔣介石為免中國與同盟國關係惡化，遂放棄收回香港。邱吉爾的堅持，致使英國延長了對香港近52年的管治。 ■

「事頭婆」——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



圖 1.5a



圖 1.5d



圖 1.5t

作為英國戰後首位登基的君主——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HM Queen Elizabeth II），面對英國國勢下滑，必須加強英皇室的親和力，以維持英國在海外的權威。因此，香港發行的以伊利沙伯二世為主題的多款郵票，都改變了戰前刻板的设计，盡力塑造英女皇活力與和藹可親的一面；港人多以英女皇監管港府，所以愛稱她為「事頭婆」。

1952年2月，英皇喬治六世駕崩，身為儲君的伊利沙伯公主登基為伊利沙伯二世。1953年6月2日，伊利沙伯二世加冕成為英女皇，時年27歲。當年全球有60多個地區發行伊利沙伯加冕的紀念郵票，香港是其中之一（圖 1.5a）。此郵票由英國Bradury Wikinson & Co. Ltd.設計，郵票中間是風華正茂、頭戴皇冠的伊利沙伯二世，其回眸一笑，親切動人；有論者更認為這是當時最美麗的郵票之一。

1954年，香港發行新一批伊利沙伯頭像的通用郵票，設計上回復過往通用郵票的傳統，用上側面肖像；直至1996年的通用郵票為止，這設計原則再沒有改變。這套郵票共12張，分別是面額五仙、一角、一角五仙、兩角、兩角五仙、三角、四角、五角（圖 1.5b）、一元、兩元、五元和十元。



圖 1.5b



圖 1.5c



圖 1.5e



圖 1.5f



圖 1.5g



圖 1.5h

以伊利沙伯二世為主題的通用郵票一共發行了六套，除了1962年破天荒地出現彩色女皇頭像，並以穿着軍裝的形象示人外（圖1.5c、圖1.5d），其餘通用郵票都是用回仿雕像的頭像設計。（圖1.5e-1.5h）

1962年5月，為紀念香港發行郵票100周年，首次邀請華人設計師張一民，設計一套三張，面額分別為一角、兩角和五角（圖1.5i）的郵票。郵票左方首度採用了伊利沙伯二世的照片，一改以往手繪的風格，以真實面貌呈現，霎時拉近與香港市民的距離。至於郵票的右方，放上了置於維多利亞公園的英女皇維多利亞銅像，顯示維多利亞女皇與首枚香港郵票發行的關係。

由1970至1990年代，香港發行了六套與伊利沙伯二世有關的紀念郵票，進一步展現英女皇雍容華貴而平易近人的形象。1972年發行的「英女皇銀婚紀念」郵票，由英國Harrison & Sons Ltd.設計，一套兩張，分別是面額一角（圖1.5j）和五角。此郵票放上伊利沙伯二世及其丈夫愛丁堡公爵菲臘親王（Prince Philip, Duke of Edinburgh）的合照。照片左右兩邊分別是鳳和龍，寓意龍鳳呈祥。

1975年5月4日至7日，伊利沙伯二世和菲臘親王歷史性首次以在位英國皇室元首的身份訪港。為此，同年4月30日香港發行「英女皇訪港紀念」的郵票，由Pad Studio設計，一套兩張，分別是面額一元三角和兩元（圖1.5k）。此次英女皇伉儷訪港，是英皇室貴冑第18次訪港。這次行程中，英女皇伉儷先後到訪了摩士公

園、何文田愛民邨、紅磡新火車總站、荃灣、葵涌貨櫃碼頭、尖沙嘴海運大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仔、赤柱炮台和彌敦道等。由於伊利沙伯二世訪港前，已有不少皇室人員向其匯報情況，加上她能閱覽英內閣對香港的報告，所以她對香港並不陌生，她在訪港的演辭中說：「自卷宗文牘之中，頻見報導，故今日雖屬初次訪港，亦如履遊舊地。」伊利沙伯二世又如何評價香港成功的因素呢？她在演辭中續道：「港人所遭遇之困難愈甚，則其鬥志益堅，百折不撓，力爭上游，於罕見之逆境中，不苟安於圖存，尋且自力更生，銳意進取。」

1977和1978年，香港又分別發行紀念伊利沙伯二世登基和加冕的銀禧紀念郵票。前者是首套由香港政府設計的郵票，一套三張，分別是面額兩角的「女皇加冕場面」（圖1.5l）、一元三角的「女皇為舞獅點睛」（圖1.5m）和兩元的「象徵英國皇權的金球」（圖1.5n）。後者由韋修誼（G. Vasarhelyi）



圖 1.5l



圖 1.5k



圖 1.5j



圖 1.5o



1975年 女皇訪港，在皇后碼頭接受女皇第六嘔喀來福槍隊致敬

設計，一套兩張，分別是面額兩角（圖1.5o）和一元三角。整套郵票的圖案設計，基本上與1954年香港發行的伊利沙伯二世通用郵票一樣，只差頭上戴有皇冠，以及增補了「登基銀禧紀念」和「Coronation Anniversary」的字樣。

1986年，香港發行「慶祝女皇陛下六秩壽辰」的紀念郵票。這套郵票由狄奧波特（Tony Theobald）設計，一套五張，呈現了英女皇不同歲月的風姿。面額五角的是1931年伊利沙伯出席寶絲里昂貴（Celia Bowes-Lyon）婚禮時留影，當時她仍是公主身份（圖1.5p）；一元郵票的是1971年出席溫莎堡最高嘉德勳位頒授儀式（圖1.5q）；還有1975年訪港期間到訪香港仔珍寶海鮮坊（一元三角）（圖1.5r）、1980年皇太后壽辰時的個人照（一元七角）（圖1.5s）以及1983年在倫敦英聯邦代辦處慶祝成立150周年留影（圖1.5t）。



圖1.5l



圖1.5m



圖1.5n

1992年，「女皇登基四十周年」的紀念郵票發行，更清楚反映女皇與香港的密切聯繫。這套郵票由米嵐（Derek Miller）設計，一套五張，分別是面額八角的「英女皇乘坐遊艇在皇后碼頭登陸」、「英女皇欣賞『女皇訪港青年精英大匯演』」、「英女皇欣賞煙花匯演」，三者同為1986年英女皇伉儷再次訪港時的場景。另外兩張則是面額兩元三角和五元的郵票，同為伊利沙伯不同場合的形象（圖1.5u，首日封）。



圖 1.5p



圖 1.5q



圖 1.5r



圖 1.5s



圖 1.5u